

徐宏 主编

教

育

基础素质教育与师范教育改革

链

中国经济出版社

教 育 链

——基础素质教育与师范教育改革

徐 宏 主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链：基础素质教育与师范教育改革/徐宏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
ISBN 7-5017-0514-3

I. 教… II. 徐… III. ①师范教育—教育改革
—中国②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中国 IV. G65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922 号

教 育 链

——基础素质教育与师范教育改革

徐 宏 主 编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5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017-0514-3/G·71

定价：20.00 元

怎么办？

——为徐宏主编的《教育链》作序

苏东斌

面对中小学学生沉重的负担，面对中小学教师疲惫的心身，徐宏终于把他主编的《教育链》献给了读者。

燃烧的火焰喷射在纸上，焦灼的心虑充满了书稿，此时，我难道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或者应该拒绝写一个序言的要求吗？！

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是有其固有的优点的。如注重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注意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德育等。

但是这一套经由科举制度而演进过来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早已不适应今天的时代、今日之世界了。

不难回忆，早在1964年、196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了他那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设想。

诸如，对于教育的现状，他认为，“我们的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要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

“现在学校里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解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与学生为敌，进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学生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教育制度就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疑问。讲稿还对学员保密，到了上课才让学员抄，把学员约束死了。

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让学员提出疑问，教员答疑。大学生，尤其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去争优分，在学校是优分，工作不一定是优分。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得过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了，受约束。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道研究问题？高年级的学员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研究，就是不错的，不要装样吓唬人。”

“反对注入教学法，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我们为什么不提出反对？！只要不把学生当作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

“现在的考试方式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是突然袭击，出偏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个题，如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如果二十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平，现在让它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试点。先生讲课，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不如睡觉，还可以养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①

对于教育改革，他主张，“书不能读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学问没有工业、农业，因

^① 资料转引自（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①

总之，毛泽东当时的结论是：“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②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想法终因他把结论推向了极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及完全颠倒了问题的性质，发动了反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而宣告终结。然而，随着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的大中小学教育制度改革也又划了一个圆圈而退回到原地。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20年改革开放触及最少、收效甚微的，居然还是最初的首要目标——落后的教育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研究当年苏联的教育制度的弊端时，也尖锐地分析：“苏联的教育——我根据经验是了如指掌的——把人变成了毫无创造精神、毫无个人意见的机器人，把他们变成了社会的奴隶……总是首先消除人的个性，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其他的这类性质国家——托洛茨基主义的、欧洲的、古巴的、亚洲的、印度的、埃塞俄比亚的等等。”^③

应该说，这类批判，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传统教育制度的特征了。看来，这种教育制度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也不是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固有的。

但是，在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趋于知识经济的新世纪，教育也就真的必须要革命了。所以，就更有必要去研究时代发展的

^① 资料转引自（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② 资料转引自（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③ （苏）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遥远的乐声》，第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新要求，更有必要去借鉴人类文明的新成果。

还是让我们从一些具体实例去观察、体会与启发吧：

据一个中国青年介绍，“在中国上学与在美国上学大不一样。在美国上学都是自由式的，你不会有太大的考试压力，学生也极少把作业带回家，成绩考个 B 就三呼万岁了。在美国大学里，学生就是顾客，就是上帝。教授并不在乎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是想方设法打开学生自己的思路，活跃思维。”

“近两年我也回中国去过，也看到过中国报纸上对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的呼吁。一个小学生一天要在课堂上坐七八节课，中午和下午放学都要带回一大堆作业，有些家长还给学生加码学这学那，一个几岁的小娃娃从早上爬起来一直要忙到上床睡觉，这哪里符合儿童的天性！我那 10 岁的女儿听说中国的小伙伴是这样上学，吓得她生怕我们把她送回中国读书。她在这里上学多轻松：早上九点前到学校，下午三点钟就回家，在课堂上的时间只有 4 个小时，其中还有一半时间是作课堂游戏——通过游戏这种令儿童喜欢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一些知识，中午还有免费午餐，还有校车免费接送。大部分作业在课堂上就用电脑做完了。就这样，我女儿的成绩还是全班第一，从一年级开始她就会用电脑作生日贺卡，画一些简单的画来布置自己的房间，知识面也相当宽。”

“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学校学生升学竞争激烈，重考试，作业多，博闻强记，基础知识扎实，这自然有好的一面。但那种填鸭式的教育，让学生死记硬背许多陈旧无用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智力、精神的浪费。人的大脑的记忆力是非常有限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不要说上下五千年，就是今天某一小时之内世界各地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个人的大脑一辈子也记不完。美国的教育不是教学生记多少信息、数据，而是教给你一种获取信息的能力。为什么美国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通过电脑查阅图书馆的资料，针对一些历史问题写出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

掌握了这种手段。”

“美国的学校教育特别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他们认为想象力才是智慧的最高境界。在美国我听到一句口头禅：‘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只有想不出来的东西。’”

“比如上艺术课，小学一年级学生就要自己谱曲子，自己选择画画的对象，老师也不规定你非得要画什么，怎么画，一切凭学生发挥想象力，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学生写作文，也主要看你有没有想象力，想象力丰富，故事离奇又不离谱，则会受到赞赏。迪斯尼的唐老鸭、米老鼠、狮子王为什么诞生在美国，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杰作本身就是想象力的结晶。”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人人都要上讲台，与老师和同学一起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这一方面训练了学生的胆量和自我表现意识，同时又互相受到启发，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可能不一样，大家在一起撞击思想就能产生灵感的火花，就能养成从多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活跃思维。美国学生心目中没有‘害羞’两字，一个博士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一个连中学生也懂的问题，别人也不会笑话。对同一问题，无论是考虑还是提问，教师很少拿出一个标准答案来框定谁对谁错，而允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①

西方现代教育的训练方式也构成了挑战。据一位留学生介绍：

“课堂上，阅读首先成了问题。有时，一门课一个星期要求读四五十本书，根本没法读完。不过，这个哈佛大学的博士说，他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每本书真正有意思的其实就那么几点，翻翻目录，看看提要，然后就可以在讨论课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完后，他说，教授看着你，你就看着教授，眼都别眨一下。但是，他承认在哈佛受到的训练是极为严格和正规的。在那里，学

^① 资料引自羊慧明、马平：《闲聊美国》，第160、1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生所要求阅读的书都是第一流的著作。有一次，他在一堂讨论课上谈到几本不入流的书，教授听了，便摘下眼镜问道：‘你讲的这几本书我们怎么都没读过呀？’他想解释，但教授正色说道：‘记住，哈佛不讨论这些书。’”

“中国留学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写作。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时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文学理论的35岁的留学生说，刚开始时，每交一篇小小的论文，都会被教授批改得体无完肤。问题常常不是他的英语语法，而是他文章的表述方式。说起来，中国现代文科教育，缺乏写作的基本训练。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不过，作为中国留学生，最难适应的却是西方教育的精华之所在——专题讨论课（Seminar）。那位哈佛博士感叹说，他那时在这种专题讨论课上常常发懵。高年级时，这种专题讨论课上讨论的完全是些超前的课题。教授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教授自己有时也会在课堂上自言自语起来——哈佛人将此形容为‘在跟上帝对话’。在课上，要是哪个学生的发言迸出一点火花，教授马上就会对其另眼相看，下课后，会搂着他的肩膀走，一起去酒吧继续聊。”

“的确，专题讨论课可以说是西方教授的精华。我参加密歇根新闻记者研究班时，研究班每周要举行两次这样的专题讨论课。每次请一位全美某一领域里的著名人物来主讲，题目可以是经济形势展望、艾滋病现状到全球环境保护、美国总统竞选，也可以是电视采访技巧、黑人音乐、汽车销售。主讲人讲20分钟左右，然后，大家提问、讨论。课上的气氛总是很轻松自由，且每次都备有酒水，主讲人不时来两句幽默，而听众可以把脚高高地放在桌

子上……”

“这种专题讨论课的形式使听众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信息和其它领域的发展动态。而且，主讲人和听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又能开阔人的思路，激发人的想象力。”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则过于注重基本知识的灌输。知识的灌输，固然可以使人基础扎实，但若走向极端，便可能禁锢人的灵性，扼杀人的创造力。”

“1990年夏天，我开始准备在密歇根大学东亚系教书。开学前，我请教研室的主任一起喝咖啡。我问他，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应该注意些什么？他想了想，客气地说：‘少讲点，让学生有机会发言。’接着，稍稍犹豫了一下，又说：‘中国老师的毛病就是讲得太多。’”

在分析这种差异的根源时，这位留学生说：“实际上，正是人类学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从而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中，‘对错’意识是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几千年来，它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任何口号——‘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护下，它都最终会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则主要还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这种基于‘对’和‘错’观念的辨别而‘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

悲剧时期。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 1979 年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之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我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如同小儿辩日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穆勒（John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或某些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所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①

显然，这些介绍与议论并非简单地赞扬美国，而是主要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在一个迅猛变化的世界里，连教育发达的美国也同样充满着危机感。

《纽约时报》曾在一条头版消息中报道权威的“教育专门调查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说：“‘平庸潮流’使美国处于危险之中。”这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

^① 资料引自钱宁：《留学美国》，第 141、142、143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

刻不容缓》的报告。《纽约时报》刊登了报告的摘要，并附有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我逐一看名单上的人名和所属单位，共有 18 人，全都是教育界的全国知名人士，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大学的校长和州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学校长和一位家长代表（一位来自密执安州的四个孩子的母亲）。

报告中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危险中。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上的不受挑战的卓越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所超过。本报告论述的是导致我们落后的众多原因之一……即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一股日益增长的平庸浪潮所侵蚀。这浪潮威胁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上一代人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态已经出现了——我们在教育的造诣正在被他人赶上和超过。”^①

我想，也许正是在这样呼吁下，美国近年来在课堂上才更加开拓智力的空间。

据 2000 年初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一位中国高一学生介绍：盖勒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全校分为 6 个年级，相当于我们的初一至高三。我们参加了初二学生的课程。走进这个有 15 名学生的课堂，顿时眼前一亮，个性突出的学生绘画作品，各类附有彩图的论文作品以及一些学生写的汉字，展示在课室的墙壁上，让我耳目一新。一个名叫沃特的小男孩告诉我，他们每两三个星期就要写一篇论文，内容包括社会调查、历史评论、学科研究等方面。每个学生都有几堂特别的课，学生向老师和同学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来自一个西班牙语课堂，一位老师，三名学生准备开始上课。我回头向门外张望，不见有其他学生的身影，于是问老师。她用很惊讶的眼光看着我，说他们就只有三个学生上这堂西班牙语课。当听说我们每个班有 60 个学生时，他们的眼睛睁得更大，忍不住发出“哗”的声音。整堂课，学生都很自由和自觉地向教师提问，

^① 资料引自王作民：《美国万花筒》，第 13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每个学生都积极发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年学校的学生可以选修课程，就是说每个学生的课表都不一样，每一堂课要去不同教室上不同的科目。

教室，是名副其实的“教师的课室”，而不是指一个班的学生们的课室。老师拥有自己的课室，学生每节课去老师那里上课，与我们的中学正好相反。下课铃鸣起，走廊上都是人，在两旁的柜子里取出下一个科目所需的书本。学生没有自己固定的课室和抽屉，只有走廊两旁自己的壁柜。所以说，“老师不用动，学生去上课”。

令我感觉最深的是中学课堂的自由和自主性，它与我们课堂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公立学校，一个教师一般教二十几个学生。比如，在语文课上，老师在讲课时，讲解某一段话，当学生有了自己的理解，他会马上举手，向老师表述。老师也很乐意听，虽然有的对，有的不适当。老师很注重听学生自己的见解，引导他们去发现新的东西。就好像一道数学难题，你想到了一方面，但不全面，我想到了一点，他再补充一点，到了最后，全部学生的想法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大家都得益，毕竟 20 个人想得比一个人要多。课堂很轻松，老师与学生说说笑笑是常事，与学生更好地沟通，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每个人也都有这个机会。^①

据说，目前香港的教育专家正在尝试一种将不同学科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全新教学方式，例如，香港的老师通过摸索，为学生们准备了一种讨论中国历史上各朝兴衰的课。这门课融中文、历史、社会学、地理，甚至经济学和科学于一身。学生在这门课上可以参加更多活泼的讨论活动，学会与别人交流和当众演说的技巧；在准备上台的报告时还必须搜集大量的资料，自己作研究。^②

^① 资料引自任欣：《人民日报》2000 年 2 月 20 日。

^② 参见《光明日报》2000 年 2 月 29 日。

据介绍，马来西亚学者们也提出教育改革设想：
他们认为，改革整个教育制度应该考虑到以下因素：
“学生（学习者）应该被看作教育系统的主体和顾客；
应该从根本上使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学习应该成为学生的一种享受和乐趣（学习的快乐）；
学校应该培养未来的工作者，即帮助学生为未来的职业作准备；

父母、企业和整个社会应该是教育系统中的合作者；
教师应该完全称职，并热爱教学；
教育策略应该促进学生的批评性和创造性思维；
‘学会如何学习’对于新千年繁荣至关重要；
应该利用信息技术来改进教与学的过程；
学校的教学风气应该朝着发挥校长和教师的最大才能的方向发展。

改革教育制度的关键是确定教育的主要目标。我们目前的教育原则是否仍然适用？或者说，是否应该进行调整？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提高学生的自尊，引导他们逐渐学会对生活负起责任，使学生能够成为终生的学习者，使他们掌握日后事业发达所必需的基本生活管理和工作技巧，并通过这些途径来从根本上促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

应该进一步强调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应该在教学技巧、研究技能、情商、沟通技巧和自尊方面对教师进行强制性培训。

研究结果证明，自尊比可测知的智力更能预测今后是否会在学业上取得成功^①。”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国有国情、人有传统。任何照搬照抄别人东西的民族、国家与个人都是难以成功的，但是我们

^① 资料引自马来西亚 2000 年 2 月 19 日《新海峡时报》。

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功之事，并非西方的专利，当属人类的文明。而拒绝借鉴先进的东西，乃是我们自己的愚昧与专断。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这些从具体的教育制度来观察的事例都从各个方面抨击了“分数与升学相连，学历与就业紧密”的旧教育体制的顽疾。

而当我们重新确立一个有利于素质教育评估体系之时，我们能否这样设想：考试可分时段举行（一年二次至四次），招生可以单独办理，各类学校都可以宽进严出，导师可以直接推荐……总之，别了，衰老的童年！别了，“标准答案”！

在历史的深幽处沉思：只有个人从禁锢走向解放，人类才能从蒙昧走向科学。

人类曾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又同样用自己的智慧制造出足以摧毁所有人类文明的战争武器，在这种交织着仁慈与仇恨，创造与毁灭的世界里，广义的教育是能够把人类从奴役引向民主，从贫困引向富裕的。

可见，徐宏主编的《教育链》这本书虽然谈的是基础素质教育与师范教育改革，其意义却在于中国的明天，在于人类的文明。

2000年2月

目 录

开篇

1. 宏论教育链
——对自然人教育及其规律的求索 陈恩泉 (3)
2. 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李 裕 (40)
3. 素质教育漫议 李 克 (49)
4. 文化分析主义课程论析 李臣之 李遵腾 (57)
5. 我国先秦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李 裕 (65)
6. 书法功用论 李中原 (95)

基础教育篇

1. 化学实验与学生能力的培养 崔 静 徐 宏 (105)
2. 基础语文教学应以语言教育为本 陈恩泉 (112)
3. 建国以来学校书法基础教育诸种表象
消极性研究 李中原 (137)
4. 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局部调查与思考 李 裕 (150)
5. 21 世纪语文素质教学的基本要求 黄永坚 (159)
6. 中学化学演示实验之我见 谭晓敏 (167)
7. 班主任工作与实施素质教育 贺金华 (172)

8. 关于化学教学实施思想品德教育的思考…… 谭晓敏 (183)
9. “社区建队”的立论依据与构想 … 李臣之 李遵腾 (190)
10. 深圳市基础教育师资情况调查报告 ……… 李臣之 (196)

师范教育篇

1. 师范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周明燕 (219)
2. 师范学院的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 …………… 王国栋 (225)
3. 探索深圳特区高等师范教育的改革之路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基础教育调查与
分析 …………… 马慕英 (229)
4. 论师范生班主任工作能力的培养…………… 徐 宏 (241)
5. “化学教学论”课程教学改革的设想与实践… 徐 宏 (254)
6. 特区师范专业招生应该增加面试…………… 李 克 (263)
7. 普及与加强食品营养与卫生科学知识教育
的必要性和对策 …………… 马慕英 (269)
8. 中一加音乐教育的区域性比较…………… 谷 勇 (280)
9. 当前特区师范教育毕业实习存在的若干
问题 …………… 郭 琦 (290)
10. 利用隐喻思维促进英语学习 …………… 纪劲鸿 (297)

后记 …………… (309)